

論

語

正

義

論語正義卷十一

寶應劉寶楠學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為第二篇此偽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為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為

二十  
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塗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陳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

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遂遂音七旬反漢祝陸後碑鄉黨遂遂朝廷便便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悛與遂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遂遂如也亦音義相近富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吳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

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正義曰集注云在宗

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司馬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則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王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

朝也江氏永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  
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  
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  
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  
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  
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  
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  
朝路寢庭路寢卽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  
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卽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  
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鶡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  
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  
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  
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  
也玉爲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  
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攷工記市朝一夫夫百  
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  
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爲天子之制  
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塗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  
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  
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

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便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辨音近義同○注便便辨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辨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簿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辨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

上大夫言闓闓如也

注孔曰侃侃和樂之貌闓闓中正之

貌

正義曰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貌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

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

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一小卿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宰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鑒正義王制上大夫卿對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以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以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翬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

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為此古論胡氏薰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為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注侃侃和樂之貌閭閻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衍樂也說文衍喜貌侃侃衍古通故注訓侃為和樂謂侃為衍之段借也後漢袁安傳閭閻衍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衍衍閭閻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衍衍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衍衍並通衍為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閭和說而諍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諧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閭閻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衍故訓和樂閭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為難接寮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為難方說非是

**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  
注馬曰君在視

朝也跼蹐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注君在至之貌正義曰玉藻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正義曰說文召評也  
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羣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指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

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正義曰說文召評也

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羣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攝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攝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攝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攝兼攝上攝事也揖所與立攝事也趨進及賓退



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償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償說文償導也從人賓聲擯償或從手是擯償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蘭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卽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幣交擯三辭車逆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覲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段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人言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實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

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觀天子之禮非謂羣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賓如爲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介子男之國三人賓介皆得相當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

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即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尚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於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尚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在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菊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日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

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為聘使卿小聘為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

**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變色足躡如也注包曰足躡盤辟

貌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字一作艱汗簡云艱見古論語竊謂字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字齊也人色齊者盛也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字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躡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躡足躡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躡如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

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

後檐如也

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

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親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列而面之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在承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則右臂縮而左臂伸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詣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承揖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末擯與承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

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  
君又辭賓終請不獲辭是為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  
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至上擯上  
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  
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  
一仰指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為轉移也江氏永圖考  
衣之前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  
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棖闕之閒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  
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裾乃向車衡之閒矣裾裾動搖  
之貌故皇疏引江熙曰揖兩手衣裳裾如動也楚辭九歎  
裳裾裾而含風兮洪慶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曰江  
善補注裾裾衣動貌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曰江  
氏永羣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  
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倭趨進王孫賈  
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  
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  
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  
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  
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  
省文也又鄉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

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  
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  
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為說是也凌氏曙與故覈公食大  
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  
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覲授幣時擯者  
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為備矣典故  
覈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日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  
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  
行一日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  
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雷如矢  
弁行刻刻起履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趨如比  
出古論語○注言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  
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罄之容飄  
然翼然肩狀名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復  
流足如射箭

白君賓已去矣

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

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  
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

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注云  
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  
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  
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  
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  
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  
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  
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  
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願還視也詩匪風箋迴首日  
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  
禮言禮賓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  
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  
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伯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  
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拜送  
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  
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  
拜不答拜則亦不願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  
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送賓及



攬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攬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攬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攬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攬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攬惟公送賓出時承攬紹攬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攬則承攬當已別遣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

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

也公門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已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

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賅  
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門卽此公門爲  
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爲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  
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歛歛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下文教  
主鞠躬如也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躬躬謹敬也王氏念  
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  
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  
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  
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躬盧氏文弼鍾山札記段氏王  
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躬躬如畏然徐廣云見  
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躬者躬躬之段借孫氏志祖  
讀書勝錄蓋鞠躬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  
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宋鞠躬義爲謹  
敬鄭君以爲歛歛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歛歛也二字  
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歛歛爲天下渾其心釋文引顧  
注歛歛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  
厠足也。注歛身。正義曰注以鞠爲歛躬爲身說文云  
躬曲脊也鞠躬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義與躬躬  
同其說恐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孔曰闕門限正義曰立  
未必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注孔曰闕門限

正義曰立卽位也下

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  
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  
賓在門外關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  
培翬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卽位于門西東  
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  
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  
門爲尊者之迹人臣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  
棖闌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  
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擯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  
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闌西入門是爲入不中門玉藻  
云公事自闌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覲則與臣入君  
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闌東私事卽私覲是也曲禮云大夫  
士出入君門由闌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入君門法彼  
入門由闌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棖者爾雅  
釋宮棖謂之楔鄭注玉藻云棖楔也丰詩箋云棖門楣上  
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榱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  
禦車過恐觸門也闌者釋宮云縶謂之闌又云縶在地者  
謂之臬郭注卽門縶也案闌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  
以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闌闌以該門兩扇之交處也

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闕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闕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闕誤矣王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閒士介拂棖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闕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闕而鄭云夾闕者謂上介行闕西與上賓行闕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為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闕西與上介之拂闕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闕踐闕即履闕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是也焦氏循惑於賈疏二闕之說遂謂兩闕中閒有闕兩闕外無闕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闕與闕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蹴其上其說雜見所著禮記補疏羣經宮室圖雕菴樓文集中案闕即門限不得分為二門是一闕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闕則君行兩闕之中臣行棖闕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闕耶履踐並謂蹴其上解為度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闕然門啟時或去其闕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闕常設而不去其闕或寬以庫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為敬也。注闕

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扶謂之闕。」郭注：「闕，門限也。」邵氏晉涵  
正義：「扶，說文作楯，云：『限也。』」闕，門楯也。繫傳云：「楯，所以爲限。」  
闕，闕亦名楯。士冠禮注：「闕，闕也。曲禮注：「闕，門限也。」案說文：  
「限，下云：『一日門楯也。』然則扶也。闕也。楯也。楯也。門限也。五  
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闕亦爲闕，闕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闕爲門限，不用許說。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  
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  
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  
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  
事彌至，容彌蹙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  
位。」王氏正義引胡緒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  
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  
此卽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  
賁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  
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  
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  
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  
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

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指之位也聘禮君  
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  
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指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駢枝  
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為  
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  
入君門由闕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  
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  
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出治朝入路門  
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指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  
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  
黨言禮雖不盡為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  
聘記尚不足為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  
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閒行已久不復追改矣  
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是  
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曰君退適路  
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攝齊升堂鞠躬  
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攝衣也

正義曰駢枝云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  
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

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歛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慢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證謹案賁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襜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爲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蹠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蔽也廣雅釋詁屏藏也摒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亦聲案自卽鼻也夫子屏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約鄭注之文愚輒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卽路寢之庭

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  
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  
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為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  
辨謂鄭云圖事即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  
正義曰曲禮兩手摠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即  
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摠引持也摠緝也一日摠  
衣段注疑緝為矯字之譌矯者舉也即席摠衣下去地尺  
若此摠衣常相似矣駢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摠衣也摠謂之擡擡謂之  
揭揭謂之擡于事父母不涉不擡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  
避不擡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以摠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  
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  
時所過位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降介逆出賓出謂賓出  
門以俟命出字為下文之目等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  
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



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入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即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賁清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筵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殿爲限殿以前即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即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陞也詩瞻卬箋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趙一本作沒階趙進誤臧

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  
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  
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駢枝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  
塾之位也謹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覲皆說聘問之事而  
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  
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  
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  
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  
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  
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  
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卽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  
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湮晦至駢枝而始明同時凌氏  
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間並稱其精審厥後胡  
縉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  
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爲  
賓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  
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  
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  
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爲擯禮不知擯者本不  
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旣多歧而其中

門位堂階又人自爲義今皆刊落不欲繁渎學者耳目焉  
○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卽氣也顏色  
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  
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遲義同方言遲解也快也說  
文遲通也義俱相近下  
階者釋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

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

通文質篇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  
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  
上兌卽刻上亦卽上圖凡諸圭形當略相同周官大宗伯  
王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皆長九寸信當爲身  
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  
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瑞圭  
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  
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  
璋璧琮以類聘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攷工記瑑

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注云璋文飾也疏云此謂上  
公之臣執以類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  
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  
之臣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等直璋爲文飾也案  
說文璋圭璧上起兆璋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璋卽先鄭  
璋起之義兆垚一字垚如封垚也垚鄂字同當謂刻圭凸  
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垚也垚鄂字同當謂刻圭凸  
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璋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  
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箸之惠氏士奇禮說璋者類問  
之圭璧六瑞則不璋也故曰大圭不璋美其質也康成依  
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璋如其說則與類聘之圭何以異  
乎說者又謂類聘之圭璧有圻鄂璋起無桓信躬穀蒲之  
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璋飾之文  
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  
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璋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  
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  
設色之工畫績之事是爲璋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  
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  
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摯者出請命賈  
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

屬纊投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  
指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  
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  
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  
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  
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  
主慎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  
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  
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  
輕如不克注云重慎也重慎卽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鄭  
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謂問見詩采薇傳及鄭君  
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  
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兩相聘也父死子立曰  
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  
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  
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琢圭璋璧琮皆是君物  
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

誤會此注君圭之文上如掛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蹢蹢如或以命圭當之非也

有循注鄭曰上如掛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

也足蹢蹢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蹢蹢玉藻作蹢蹢

蹢也蹢與蹢一字詩蹢蹢靡所騁鄭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踵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

東面授玉也授玉為上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尚用氣注尚謂先薦之史

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尚之集解引韋昭曰尚奉也尚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玉其禮宜速

文之授即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與天揖推手

人相拱手有高低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

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輯本不敢忘禮句下更

云魯讀下為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站後

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站後

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卽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卽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微同慎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遞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主器操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腳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卽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蹠蹠如有循爲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尸行接武謂蹠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閒容跡也是皆圈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卽是跡相及也

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踴躍如有循在授王之時  
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  
記言授如爭承即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  
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濠正義並從其說非  
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几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  
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此則  
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  
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享禮有容色**注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

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  
舒同謂顏色舒解江氏永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  
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  
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  
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  
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賓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  
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  
皆褻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  
也於是其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  
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



享獻釋詁文說文作音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  
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  
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楊降立擯者出  
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  
也親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  
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  
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  
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  
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  
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  
不並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  
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  
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聞也此句當在庭實下  
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  
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  
欲文之豫見也以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  
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相聞可也注云  
聞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  
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  
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聞之義也聘禮言設庭

賁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左在前皮右首**私覲愉愉如也**注鄭曰覲見也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

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執

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爲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僨意許以僨卽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醴賓資禮辭聽命及醴賓畢復請覲是既享後仍有醴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覲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

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覲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覲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卽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卽扣馬者也賓覲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覲禮畧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覲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覲所用之幣宜亦君爲供之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

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爲媮薄字其引論語乃  
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爲薄樂非是

盱眙吳炳祥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二

寶應劉寶楠學

君子不以紺緌飾注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領袖緣

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

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

無所施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緌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

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緌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釋也案說文紺深青而

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袴

服蔡邕獨斷紺緌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

渥染紺則黑於渥渥即今早礬之類墨子節用篇黜黑也  
 說文黜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繒帛束緹黜黜與紺  
 同淺黃即近赤之色黑即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  
 注謂紺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練入黑汁  
 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  
 類也說文無緹字緹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系毳聲一曰散  
 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譏許以纔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  
 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  
 之滔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緹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  
 再染以黑則爲緹緹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  
 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緹鄭  
 以爵爲俗文則以緹爲正字許以纔爲正字意緹即纔之  
 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  
 少之色辭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緹爲淺故爲微黑而於  
 赤爲多是爲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緹青也字林云緹帛青  
 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  
 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亦近黑矣紺緹紫皆近黑色  
 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  
 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五入爲緹七入爲緹不言六  
 人注云凡玄色者在緹緹之間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

許合金氏鵠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證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髀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縹纁皆赤色故說者謂縹卽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纁類說文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纁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纁也鄭以玄纁是祭服之色而紺纁紫爲玄類紅爲纁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既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纁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早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間以柞實爲早斗說文栩其實早一曰樣陸機詩疏徐州人謂櫟爲杆或謂之爲栩其子爲早或言早斗其殼爲汁可以染早案早卽黑色掌染草注所云象斗卽早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纁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勤鼠尾櫟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早但爲草類當非紺纁所用也又釋草蒨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藐苳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苳蒨草注作紫蒨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



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緇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爲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韎韐爵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爲緇俗文而韎爲祭服之韠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緇爲衣不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緇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裨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緇爲閒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閒色又爵韠亦用爵爲飾則紺緇絕非閒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

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  
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塗正義  
服紅者雖鮮聞亦必有為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  
紫也皇疏以紅紫為閒色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為南方  
閒紫是黑赤為北方閒解者據之因謂閒色不可用案王  
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荀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  
閒色則謂閒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  
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  
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  
口也緣緹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  
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綈下  
曰緹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履帶釋矢服席亦有飾論語  
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褻衣  
為袍釋者說文褻私服字林褻衷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  
記注袍褻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  
內皆為褻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褻衣近污垢釋名釋  
衣服汗衣近身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  
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  
淮南楚之閒謂之襦注云卽衫也說文襦短衣也袴脰衣  
也褻袴也皆褻服之類○注一入至飾衣○正義曰鍾氏

言五入爲緇無一入爲緇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緇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緇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緇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緇不作緇矣錢氏坊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緇今文作紺緇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真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緇冠又記有緇綈則緇爲喪飾說文云緇赤黃也廣雅云緇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卽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緇卽是紅不可爲飾又不可爲褻服緇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爵韠卽緇或孔以緇紺色近得比同之也○注褻服至所施○正義曰褻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卽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褻裘同此義亦通正服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謂朝祭諸服在外者也

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

名釋天暑煮也熟如煮物也衫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  
皆作衫皇本作績邢本作衫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衫爲正  
終爲段借績爲俗御覽入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績單也暑  
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案績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  
注云振讀爲衫衫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  
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  
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  
裕麤葛也段注謂績績之一如麻杲其粗者則如今之黃  
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喪  
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爲其褻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  
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卽襦衣襦衣在絺綌  
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  
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  
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袷夏  
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襦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  
而出與下文繼衣素衣黃衣皆論襦衣者所以充美燕  
居不褻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  
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  
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  
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卽鄭義也云出之者之

是語辭皇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卽裼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緇衣羔裘。正義曰鄭注云緇衣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緇衣羔裘。正義曰鄭注云緇衣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案士冠禮玄冠朝服卽冠弁服。注云冠弁侯與其臣朝服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卽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卽冠弁服。注云冠弁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澤也。泥之黑者曰澤。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緇衣羔裘爲朝服。又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卽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裼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也。王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

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鞵者此緇布衣謂上服也詩緇  
衣之宜兮卽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  
總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鞵卽  
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鞵  
釋從裳色此朝服旣用素鞵知裳亦是用素詩素冠篇所  
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素鞵白韋鞵也特牲饋  
者蔽膝以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鞵白韋鞵也特牲饋  
食記言朝服緇鞵注云緇鞵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  
疏謂士助祭則鞵用緇亦由朝服之緇鞵推之是謂士鞵  
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鞵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  
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緇鞵疑當爲素涉上  
緇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裼者玉藻云裘之裼也  
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裘也卿大夫  
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  
純物臣下之故用豹祛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  
云飾猶裘也詩鄭風云羔裘豹祛傳云祛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  
又唐風云羔裘豹祛傳云祛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  
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袂傳云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  
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  
拵餘一尺袂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拵餘一尺此餘一尺乃

用豹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羔裘用素衣麕裘正義曰鄭注  
豹祛則祭服羔裘亦豹祛可知素衣麕裘云素用緇素  
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豸裘絞衣以緇之案緇  
者說文云緇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  
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緇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  
白布衣上服用布而緇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絹衣為緇狐  
白裘用錦衣為緇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  
袷褶不得用帛為布衣之裏不謂緇衣檀弓云練練衣黃  
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疏云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又  
云故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為袷褶之衣也鄭注  
玉藻誤以裏為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絹錦衣諸文不可  
通矣爾雅釋獸鹿牡麕牝麕其子麕說文麕鹿子也論語  
字當作麕段麕字為之說文云麕狡麕獸也別一義鄭君  
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麕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麕或  
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朝於太廟皮弁以  
白鹿皮為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為上服而緇衣用  
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麕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麕裘用  
純物臣下之用青豸為裘玉藻君子麕裘青豸裘絞衣以  
緇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豸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  
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

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麕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麕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并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言絞疑絞衣或為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為褐其說視皇為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麕裘實為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褐衣當補云素服為上衣其褐衣亦得用素斯為得之

黃衣狐裘

注

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

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為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褐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



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  
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  
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  
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  
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衣褐衣則亦狐黃矣皇疏  
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  
預於蜡賓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  
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暗據鄭氏  
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卽指素衣麕裘爲蜡祭服也但王  
藻言黃衣以褐之有褐衣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  
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  
麕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  
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  
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  
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韋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韋爲赤黃色  
于藻云一命緇韋鄭注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韋也兵事象  
人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亦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褐之  
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韋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  
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是也然則韋弁

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祭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卽褐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 長短右袂

**注**孔曰私家喪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正義曰**說文結

下引論語結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王裁注謂玉篇結堅也廣韻注堅結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字於結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結者同音段借江氏永圖考裏裘卽狐貉裘玉藻云大羊之裘不褐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大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裏裘長則禮服

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  
裘亦不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裘  
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  
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  
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  
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  
古有右字無佑字右字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  
作力也言又可兼力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  
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力又卽以又部他字證之如  
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从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爲叔  
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力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  
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卽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  
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襲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  
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所景紫堂文集  
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袂也襲裘卽  
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襲而言玉藻  
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襲矣深衣則緣而已然  
後知古人之襲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  
今袍之有襲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襲若今人之齊襲袍故

襲裘亦無褻其制較有褻之裘為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為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拊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者必有寢衣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為長

**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

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中絮寢衣袍襪之屬鄭解燕衣服為近身之衣中絮袍襪畫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為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為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衿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六四尺其身在此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

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  
注體中日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  
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為一身之半則二尺七  
寸矣以古六寸為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  
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  
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  
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

注鄭曰在家

以接賓客

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貉貉正字貉段借字  
鳳氏韶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

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  
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為坐得良是案鳳說是也古  
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  
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為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  
正義曰鄭以居為燕居狐貉為燕居之裘即上所稱裘裘  
也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幽詩七月篇一之  
日子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  
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  
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去喪無所不佩

注孔曰去除也

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

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簪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間傳日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塗鄉黨正義謂爲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注云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

承受者也純當爲繼綦文雜色也繼赤黃也孔子佩象環  
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并  
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傳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珌  
珠以納其間瑀珉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  
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衡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珉下  
貫一玉曰璜其間皆以組貫珌珠此其制也夫子爲士佩  
瑀玟仕魯爲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  
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  
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  
環以爲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  
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瑀玟反魯後從大夫  
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此玉佩其事  
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爲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問傳  
云無所不佩紛紜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  
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紜刀礪小鬴金燧  
右佩玦捍管籥大鬴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  
紜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鑿也小鬴解小結也鬴  
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  
以捍弦也管筆弦也籥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爲  
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

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非帷裳必殺之注王

卽僞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

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幘而諫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幘幘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裳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裳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裳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爲諸侯大夫士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惟裳而朝祭服外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



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  
 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鈎邊若今曲裾也三分  
 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  
 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幅相  
 當之縫也齊緇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  
 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  
 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袷縫齊倍要衽當旁袂  
 可以回肘袷二寸袷二寸袷廣寸半注云三袷者謂要  
 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袷袷  
 也袷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  
 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  
 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  
 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為上下之殺則是  
 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禮  
 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  
 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  
 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  
 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裁之幅各一為四幅合前後凡八幅  
 通衣裳數之則為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鈎  
 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

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所學禮管釋引董彥輝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愚未之見夏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拚襟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說文皆目匡也襟取皆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綿者曰繭曰袍裘曰裘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日襦褌說文直裾謂之褌褌直裾卽直襟直襟卽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鈎邊褌褌論散不足篇言庶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鈎邊褌褌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褌直領卽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卽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褌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褌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已鍼紩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

**以弔**

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正義曰白虎通緇冕篇所以有冠者

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說文冠案也所繫髮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稱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緇爲之也後漢與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貌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緇爲之璆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綦有安髻之弁無固冠之弁有纓有總有髦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羔裘則君用純臣用豹袖是此羔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卿大夫士言之又以羔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第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紆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繼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褐衣則此楊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紆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紆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

加武帶經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  
裘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  
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  
弔事弁經服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  
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弁經服  
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  
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總衰疑衰是也弔服有四  
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  
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經  
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經  
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  
加經焉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  
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  
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  
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  
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經服依禮是小斂後大  
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羔裘玄冠乃始  
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  
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  
者朝服羔裘玄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

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  
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  
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  
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  
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  
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  
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  
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  
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  
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  
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  
安故也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  
來解者誤依鄭司服注以羔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爲小斂後弔  
服則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  
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  
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  
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  
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  
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  
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

吉月必朝服而朝

〔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爲孔子在魯

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叔丹徒君駟叔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爲告爲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爲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  
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已見君  
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  
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  
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所學禮管釋  
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  
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  
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  
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  
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  
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  
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勗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  
以此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  
字則非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注朝  
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  
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  
亦以爲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王藻言諸侯皮弁以  
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君臣同  
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  
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

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  
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綦  
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  
獨冠弁為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  
白舄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  
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  
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  
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危言觀儀  
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况皮弁為天子之  
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  
絺衣素裳矣

齊必有明衣布

注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正義曰御覽五百卅

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為之案親身  
衣即汗襦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上下服之  
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裝不辟長及殷  
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裝不辟長及殷  
縗縗緇緇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  
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  
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  
以禦塵猶明衣為親身以遠污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為況



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  
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晞身  
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拊用浴衣設明衣裳  
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衣  
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  
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  
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  
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論語正義卷十三

實應劉寶楠學

齊必變食

注孔曰改常饌

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

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聚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餞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餞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醲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綰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卽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為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  
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禋潔  
也禋潔亦不**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日說文聖止也坐

餒餘之意

**居必遷坐**

注

孔曰易常處

日說文聖止也坐

古文聖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  
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  
謂之踞踞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凡同居即是  
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鞏燕寢考既夕記土  
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  
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  
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  
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寢也大戴  
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  
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  
所云齊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  
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  
神明之官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  
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食不厭**  
**精膾不厭細**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

晉語民志無厭章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止恥惡食為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糯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為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糯米率三十糲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

是侍御為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菴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李氏情羣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

文膾本又作膾**食饘而餲****注**孔曰饘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

**注**魚敗曰餒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餒本又作餒史記世家作餒

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為臭腐○**注**饘餲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饘謂之餲郭注為飯饘

臭說文饘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饘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饘與餲為淺深之異廣雅釋詁胺敗也釋器餲臭也

胺餲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饘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饘臭餲味

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餒○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  
日爾雅云魚謂之餒郭注肉爛說文餒下一日魚敗曰餒

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餒廣雅釋詁  
餒敗也釋器餒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日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羶夏  
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味也皇

本作臭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饔職辨腥臊羶香之不可  
食者牛夜鳴則庖羊冷毛而毳羶大赤股而躁臊鳥羶色

而沙鳴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蠋注云腥臊  
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

毛長總結也瞶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為星  
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庖朽

木臭也蠋蠋姑臭也賈疏  
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  
失飪不食

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注失飪失生

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間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  
詁作飪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

博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粢郭注糲飯相著粢飯中有腥腥  
與姓同即生字說文姓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

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  
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  
古烟法中古熟之爲臠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  
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食  
非朝夕日中時○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上楚正云  
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闕沒女寬云或賜二  
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  
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蝦蟇傳云從旦至食時  
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曾泉是謂  
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  
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  
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  
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  
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  
日中又餽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  
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  
餽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  
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  
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

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  
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  
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  
太師擊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  
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  
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  
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三十  
三年傳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  
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日屋廡晝夜難蘊  
火待溫氣乃生信臣曰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  
宜曰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  
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  
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  
者皆須時適上二說並爲不通**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不通

**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

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牛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

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  
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畧得同矣  
刑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  
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  
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  
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臠膊及三脊三角凡十一體所謂  
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  
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  
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此說亦通  
但凌謂牲體爲割截臠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  
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  
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割切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  
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  
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醢醢  
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  
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  
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  
醢也酒曰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  
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醢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  
與醢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醢豕炙



醢豕裁芥醬魚膾雉兔鷄一節又如脰脩蜺醢脯羹  
醢麋膚魚醢昌本麋鷄菁菹鹿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  
非菹醢醢昌本麋鷄菁菹鹿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  
醢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  
皆所謂得其醬也穀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  
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  
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  
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肉雖多不使勝  
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

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  
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

多則食氣為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  
不使勝食既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  
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為  
餽注聘禮云古文既為餽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  
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為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  
亂為燕禮言之也胡氏培輩研六室文鈔孟稱凌說為之  
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

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醢醢麋麇鹿麇三者  
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肺牛炙牛胾牛鮓羊  
臠羊炙羊胾豕臠豕炙豕臠魚臠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  
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  
卽止卒食黍稷不以醬酒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  
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  
堂下門西者兩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  
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  
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履升席晏坐  
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  
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  
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  
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  
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  
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  
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  
**酒市脯不食**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  
買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  
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買也酤  
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

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  
貨志王莽居攝羲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  
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  
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曰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  
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曰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  
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  
警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  
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  
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  
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  
著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脯之事注云薄  
析曰脯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麇脯注云脯所謂析  
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

**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義正

曰撤宋九經本作徹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  
陶宏景注本草祝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閭氏若璩釋地  
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  
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

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為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  
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還坐為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為禮  
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  
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  
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餒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  
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為葷對文葷卒異也姚氏爾經  
說古者有庶食之閤大夫于閤三士于站一大夫七十而  
有閤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閤與其站也與凡食畢鼎食則  
徹于造脯醢醢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禮  
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  
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為葱薑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庶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

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

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

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

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  
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  
大宗伯於兄弟有胙胙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  
穀梁定十四年傳胙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胾熟曰  
胙說文胙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齎焉今或作  
燔作胙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胙胙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  
之以均神惠卽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  
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膊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  
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  
也羊豕不言臂膊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  
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  
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  
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  
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胙胙故江氏永以  
胙肉不至爲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  
有職受胙歸胙受胙謂受君賜歸胙則君使人歸之賓俎  
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  
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  
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祭  
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

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頒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

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塗正義引任啟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

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鬻五味盂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

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大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卽米屑也內則別有菜羹藟藟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蔬食相儷則但謂藜藟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惺羣經識小必字从八弋篆文作𠂔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按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

付也錢氏站後錄上環是寔問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卽刊字刊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

作菰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  
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  
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醑以  
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  
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  
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緦祭九  
曰其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  
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清之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  
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清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  
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清非盛者故不祭也  
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俵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  
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  
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  
之者公食大夫禮祭禴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  
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  
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  
敬貌今人讀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  
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  
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



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藋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棹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藁鞞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蒲越藁鞞者用禾穰爲之蒯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漚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

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

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  
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缺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  
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  
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  
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  
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  
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  
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  
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  
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  
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  
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  
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興賢能之  
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  
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  
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  
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

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賓皆是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眾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卽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

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正義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

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  
難月令李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  
以送寒氣段氏王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  
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  
季秋李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  
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  
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  
亦謂屏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  
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王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  
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  
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衮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  
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  
淺人反以儺爲歐疫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案乃旦乃  
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阿難何  
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說  
於釃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  
聲近之誤案儺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段借未必爲誤字  
矣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注云禡強鬼也謂時  
儺索驅疫逐疆鬼也禡或爲獻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疑易

聲與獻讎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禘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  
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禘自爲彊  
鬼之名讎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禘言於讎時驅  
逐疫鬼又兼驅逐禘故卽以禘名祭也說文禘道上祭也  
急就篇謁禘塞禘鬼神龍顏師古注禘道上之祭也蓋驅  
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  
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禘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  
微作禘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禘者強死鬼也謂時  
讎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禘之證禮記別本  
作獻與魯讀同作讎與古論同徐仙民音禘爲讎大誤禘  
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  
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昂有大  
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  
不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  
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  
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  
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  
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  
大難據此則三讎惟季冬之讎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

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  
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  
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  
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  
為大難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  
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為證矣昨階者說文云  
昨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昨階東階土冠禮注昨階猶酢也  
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昨本或作於昨階臧氏琳  
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  
故朝服立于昨存室神之昨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禴孔子  
朝服立于昨存室神之昨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禴孔子  
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  
昨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  
用祭服以依神孔疏  
之說即偽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

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筍問人是也此問人於

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為聘問人為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即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為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為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不著地者為空首王氏塋正義以空首為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為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為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為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為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

注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

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  
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  
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  
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  
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  
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臣未  
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  
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  
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  
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  
上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  
有害也服者言病宜以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  
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卽  
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

君之朝來歸

正義曰說文廐馬舍也舊古文從九汗簡引  
古論作厖卽查省釋名釋宮室廐勿也勿聚



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  
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  
太僕箴廐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  
卽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  
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  
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廐爲夫子家廐  
矣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  
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廐焚爲夫子家廐之證家  
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廐焚  
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  
此文亦似指公廐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廐則新延廐書於  
春秋此廐焚亦當書之今  
既未書知宜爲家廐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

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

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  
有餽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

勝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此別  
一義而與勝同从生故多段腥為勝字鄭此注云魯讀生  
為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為凡獸畜之稱月  
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為行禮時  
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  
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餼也凡  
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  
曰饗生曰餼聘禮歸賓饗餼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  
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胄同鼎  
膚鮮魚鮮腊設局鼎臠臠臠臠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亨者謂  
之饗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  
如饗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饗與腥皆饗也是牲之  
殺者曰饗也又歸聘賓饗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  
西羊豕豕豕西牛羊豕注饗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饗也王  
塗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饗  
惟羹饗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饗不祭則  
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  
耳意者此為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餼後所謂燕與時賜  
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為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賤

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  
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侑其中也案  
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  
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  
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  
敬君惠也既當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  
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己承君  
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恐喪君惠之意○注  
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  
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

食然

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徧嘗羞飲而  
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

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  
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  
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先飯辨當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  
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  
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畧互見正可參攷蓋

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擬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侯者俟膳夫當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當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當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當食則臣不當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

當之忠孝也又注若有當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幸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

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彊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王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己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

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正義曰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

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  
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墻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  
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  
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精謂之牆必在北墻下  
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  
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  
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  
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  
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  
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  
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  
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有不東  
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  
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  
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  
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  
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汗爲來人穢  
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  
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鄉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

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入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地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先按勘記石經拖作地案拖地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龔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為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于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是為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為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拖裾也引此文作拖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拖段借為拖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緇紕紕為裳緣謂與紕同紕卽是裾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



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樂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  
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牖下室中  
以與爲尊君視臣疾儘可主與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  
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  
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龔勝何以居牖下也蓋  
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已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龔勝不  
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  
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  
牖者以喪大記北牖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  
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王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  
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  
王氏塗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卽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  
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盤上服用  
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注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

正義曰王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  
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  
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  
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  
○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  
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為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  
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入太廟每事問

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  
本有鄭注云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

昵

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  
棺在肆中歛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歸夫子

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  
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  
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  
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  
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  
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  
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

義

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綬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

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

注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

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容本或作容羊

記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卽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敬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

雖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

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

載鄭注如前則此五字為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尤可習也夫子於素所親

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

或謂褻為私居非也冕與綬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

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

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轆板上則須揉治而

拙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轆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

兩騎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  
 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  
 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  
 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  
 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  
 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  
 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  
 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  
 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  
 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  
 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卽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  
 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  
 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  
 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  
 王氏塗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異謂式負版  
 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卽二衰之  
 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  
 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

惡也釋言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贈衣  
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  
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有盛  
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饌注作起也敬主人之

親饌○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  
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注云爲饌變色而起所以

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饌者曲禮疏云饌謂進饌也有盛  
饌當兼親饌若不親饌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

長者主人親饌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饌則不拜而食坊記  
云故食禮主人親饌則客祭主人不親饌則客不祭故君

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饌乃爲禮盛不祇在食  
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注

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  
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

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

子此即少施氏親饌爲禮盛**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

之怒風疾雷爲烈**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

常訓釋天云疾雷爲霆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搏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王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

注

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

注必

執綏所以爲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把與軔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卽正立言受綏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詘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爲證案此言升車下文車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

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注

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

過衡輓傍視不過騎轂

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願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願與下二

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願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驚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願迴願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願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願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鄭彼注云為惑眾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眾也○注車中至騎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檔車畧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願無不字盧氏文弼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莊嚴塞耳車中內願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願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願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



云箴闕旋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  
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又案漢書  
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  
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轆旁視不過轆轂與  
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  
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過  
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  
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卽此注之義東京  
賦以駐纘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爲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  
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  
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  
申注云衡轆轆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雉  
五雉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  
是不過衡轆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轆豎在車箱兩邊三分  
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  
轆轂也邪疏曲禮云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  
立平視也邪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  
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  
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  
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轆者禮言中

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邢疏本於曲  
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  
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衡之表三丈三尺荀子立視  
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丈六尺卽此是也按荀子  
說見大畧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衡之  
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埤雅又云國  
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  
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  
高與人目畧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  
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  
相備也

色斯舉矣

注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翔而後集

注

周曰

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雄言王氏塗

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真說卽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

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習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同飛也釋名釋言語翔祥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羣鳥在木上也集或曰山梁雌雉時省引申為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哉時哉子路其之三嗅而作**  
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

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其具之非本意不苟

食故三嗅而作起也  
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是鄭以梁為梁淮

南齊俗訓芻豢黍粱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王冰注並云梁粱也是梁亦通梁集解

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按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其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揜卽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卽釋之於是雖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鳳作吳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獸人曰橋魚曰須鳥曰吳並動走之名吳字從目從犬說文訓大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尚作臭也然玉篇己引作𪔐𪔐卽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夏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

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惟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喫謂鼻歆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醺也成事之俎不當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饌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臭字喫卽饌別體